

【忆海拾珠】

老济南的草根戏迷

□刘乐善

老济南素有“曲山艺海”之美誉，市民们也热衷于听书、看戏。六十多年前，因为父母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，人缘又好，同行、客户、朋友交往频繁，互邀看戏就成了重要的社交手段。我那时候还小，“蹭戏”很方便，戏看得多了也就成了草根戏迷。那时候的戏迷不仅看戏上瘾而且胃口特杂：京剧、豫剧、河北梆子、柳子戏、吕剧、五音戏……简直是来者不拒。他们大多是要手艺出身的文盲、半文盲，也不懂什么艺术——地道的“草根”：重“看”（剧情）而不重“听”（唱腔），这就和当时真正意义上的“戏迷”迥然不同。季羡林在《京剧与中国文化》中曾说，京剧的关键不在于剧情，而在于唱腔……真正老戏迷是“听”戏，而不是“看”戏。”

当时济南大大小小的戏园子比现在要多，层次多样，票价悬殊，贫富不一的戏迷很容易找到适合自己的去处。在我的印象中，“北洋大戏院”属于高档去处，“大众剧场”算中档，新市场的“天庆戏院”、大观园的“共和戏院”则算平民档次……各省商人在济南开设的会馆不少也兼戏园子，记得当时榜棚街南头路西就有一家。

其实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平民化的“大棚戏院”——用又粗又长的毛竹搭起戏园子庞大的骨架，外面盖上苇席（极少数用篷布），里面用长木板搭起一个简陋的舞台，再放置一排排的长条板凳，就等敲锣开戏了。每年春季在南圩子门外的“药材物资交流大会”，夏天在大明湖西南门附近，青龙桥头往南护城河的东岸以及西市场，都有这种“大棚戏院”。

戏园子外常常是热闹非凡的小吃摊，叫卖声不绝于耳：济南名吃酱油螺蛳、大明湖的水晶白莲藕、北园的红心萝卜、德州的三白大西瓜、老北京的冰糖葫芦、五香花生米、八宝粥、江米藕应有尽有。因为“大棚戏院”票价便宜，又能顺便品尝到物美价廉的美食，草根戏迷们理所当然成了这里的常客。特别是炎炎夏日，坐在透风的戏园子里，锣鼓铿锵，丝竹悠扬，一边看戏一边大快朵颐，心里那个美啊就甭提了！

因为老济南是有名的“曲山艺海”，全国各地的大小剧团都争相来济献艺，竞争相当激烈，“八仙过海各显神通”。记得当时有名的“文升园”饭庄的西



山墙上就贴满了“戏报子”，三天两头更新。

戏好，首先是演员肯卖力气，恨不得把看家本事都使出来。记得当时我们去“北洋大戏院”看“四小名旦”之一的毛世来演《吕布戏貂蝉》，他就是跨旦角和武生两个行当：一个人把前半场貂蝉的风情万种、后半场吕布的英武潇洒演得栩栩如生，其唱念做打简直无可挑剔，观众大喊过瘾。

戏好，还在于接地气、吸引人。例如，本地京剧名角坐镇的“大众剧场”演出就很有特色。既有“京派”戏如《定军山》、《花田错》，又有“海派”戏，特别是舞台上出现了当时很少见的灯光、布景、机关、特技，那是非常吸引草根戏迷的。每当演出“节

令戏”，端午节演《白蛇传》、农历七月七演《牛郎织女》、春节演《宝莲灯》、《蜃中楼》，观众都趋之若鹜。就拿《蜃中楼》来说吧，它把唐李朝威的《柳毅传书》和元杂剧《张羽煮海》两个神话故事的精华融合在一起，剧情一波三折。当最后点火煮海时，舞台上波涛汹涌、电闪雷鸣，这时候观众往往报以雷鸣般的掌声。

不少剧团的头牌演员也是抓住戏迷的一张王牌。著名戏剧史学家、北京大学兼职教授徐城北说：“戏迷喜欢的不仅是戏园子能看得到舞台艺术，同时更有舞台后的全部人生。”确实如此。当时流行于济南、章丘、淄博一带的“五音戏”本是不见经传的地方小戏，其代

表剧目《王小赶脚》、《王二姐思夫》也都是家长里短的小戏，但当草根戏迷得知头牌“鲜樱桃”曾和京剧大师梅兰芳同台为山东军阀张宗昌之母祝寿唱“堂会”这段人生经历后，就对他心存好奇了。后来又得知“鲜樱桃”第一次进京唱戏就被梅兰芳请进梅府交流技艺，还赠他两支凤钗和一把宝剑时，就断定他肯定“有看家的玩意”，否则何以如此得宠？等到“鲜樱桃”来济南，草根戏迷亲眼目睹了他的演出，就被彻底征服了——戏虽然是土得掉渣，但“鲜樱桃”却把戏里的人物演活了，他一个大老爷们却能把一个农村小媳妇的心理、情态演得惟妙惟肖，草根戏迷们对土里土气的“五音戏”顿生好感。

章丘元代“立交桥”碑文解读

【有此一说】

□孙廷华 孙继广

章丘文祖镇三德范村历史悠久，禹王庙、人和门、艮峰阁等古迹多多，特别是村中心玄帝阁与太平门合围而成的“瓮城”，是章丘境内独一无二的。2014年岁尾，三德范村用挖掘机清理河道，竟然在河东岸深处发现一座古桥。

古桥呈东西走向，分两段构造：西段长5.2米，宽2.5米，高2.2米，有碑文考证为明朝修筑；东段长3.9米，宽2.5米，高2.2米，拱券顶上的石料略有塌落，可见时代久远。经省、市有关专家考察，证实此桥西半段为明代嘉靖年间建筑，东段则是元代古迹。这座桥既是连接河东河西的大道，又起着排洪作用，与地面上穿越瓮城的古道形成“十”字形交叉，为章丘境内最早的“立交桥”。

古桥东、西桥头的券顶上还刻着一个“头上长角”的蚩尤头像，较为罕见，为古桥又增加了几分神秘之感。古桥西段还发现了六方残碑。多数字迹已经模糊，其中较完整的碑上端刻有“大明”字样。经全国考古研究员、章丘博物馆原馆长宁荫棠辨认，记录了如下断断续续的碑文：

大明国山东省济南府章丘县南六十里有三队反（注：三德范村曾用名）镇，不知所自何时，



大图为“立交桥”图解，小图为券顶蚩尤头像。

名不知起自何，齐鲁燕冀通衢……久有施舍好善之风，以放众路，南北须立，因山……又一方之重镇，赖以见居民之尚义也。观者莫不感其事工艰巨……独乎昊甘且悲，一阁与夫阁前石桥起于嘉靖壬戌间，历国（两）君殆，三朝工功始完，况其中门……憾哉。愚曰，此正……悲喜交增，感叹不已者耶。功成之艰劳，为……人皆虑所困……之苦不……闻。此时此际，十室九空民力竭矣。而……太平岁月不……哉。是……之好……不可，成是可喜也。十年之久，数十人力成工之艰俱不及而悲，居人……此桥如不徒有龙美之心也……美之……此举长人貌是

而兴宽，恤吾民心之意也。甚感叹之，情自然也。曰……民心也，同志者……始勒之石以重不朽也。万历四年仲冬十一月二十八日立

从以上不连贯的碑文可大致了解，古桥西段从明朝嘉靖四十一年（1562年）开始动工，到万历四年（1576年）竣工，历经十四年建造。每天出工数十人，可见工程之巨大，任务之艰辛。碑文还证实，为修此桥，三德范村的多数人家捐出了所有积蓄。

三德范村虽系一个自然村，因地势上一条南北流向的宽河和东西走向的山沟，故村庄建造

房屋呈三大片。围墙的遗迹显示出村庄形态为“品”字形，紧靠瓮城的太平门便是“品”字上“口”的下端，河道穿过“品”字下面两个“口”字之间。正因如此，三德范村的三片人口居住区因河道的存在来往不便。修了这座桥后，桥下东面顺路进入东沟的“艮峰阁”，往西直冲河西岸的“太平门”，是连接东西的主道。桥的上面既可以跨出瓮城南通燕冀大道，又能拐进路东的“人和门”和“张家巷”。这座立交桥的设计与建造，显示出了前人的聪明才智。

三德范村何时建庄，章丘县志没有记载，正如前面碑文所载“章丘县南六十里有三队反镇，不知所自何时，名不知起自何”。《三德范庄志》和张家林碑文载：“三德范曾用名“三追饭”“三坠反”“三队反”等若干村名。现保存完好的古迹“玄帝阁”上有石刻“三队反镇”字样，刚挖出的明代桥碣石也出现“三队反镇”记载，加上存有的古迹瓮城，由此可见，古来三德范村不仅是重镇，还曾经是一座城池。

【流光碎影】

雪之忆

□周东升

每到冬日，飘飘洒洒地下场雪是许多人的期盼。然而今年，大寒将至，却还没有丝毫要下雪的迹象，入冬之后一直不曾释怀的那份渴望，就这样日复一日的暖阳高照下渐渐变得渺茫。冬季里，不痛痛快快地下几场雪，总感觉缺少了些“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”的韵味，更疏离了儿时那许许多多有关雪的温馨记忆。

儿时的雪下得很勤，也很大。雪的前奏是凛冽的风。接连三四天，北风呼啸着，飞扬的尘沙弥漫在天地间，满世界一片昏黄。院子里那几株老榆树和老槐树上干枯的枝条，被吹得啪啪脆响，细小的枝梢散落了一地。三间老屋的两面窗户，虽然已被父亲用废旧报纸封了起来，但猛烈的风仍“嗖嗖”地往里钻，屋内墙角的水瓮里也凝结了一层厚厚的冰。

铅灰色的云愈积愈厚，愈压愈低，爷爷说，该下雪了。果然，傍晚时分，风停了，纷纷扬扬的雪片飘落下来。我瑟缩着站在门楼下，望着那无数鹅毛般翩翩飘落的雪，悄无声息地落在屋顶上，落在院子里，落在树枝上，飘飘洒洒。不大的工夫，大地已是银装素裹，宛如覆盖了一层厚厚的棉絮。双手捧起一把，既酥散又冰凉。

天色越来越暗，雪却越下越大，好像有千万条银线连接在天地间，又仿佛天公不停息地倾泻纸片，能够掩埋一切。

屋外飘雪，屋内透风。寒冷的冬夜枯燥而漫长，全家人围坐在火盆旁边取暖的情景，成了儿时最温暖的记忆。火盆子大都是陶制的器物，平底大口，里面塞满谷糠或锯末，只要将火种埋进底部，便自行阴燃开来，没有明火，更不见烟雾。爷爷嘟摸着旱烟嘴，慢悠悠地讲述着一个又一个故事，每每令人意犹未尽。“曹冲称象”的故事启迪着幼小的心灵，“薛礼征东”的传说塑造着英雄的情结！有时，母亲会在火盆子中烘烤几颗花生或地瓜，直把我们兄妹四人吃得唇齿留香，只是那张张被熏烤得红彤彤的小脸蛋，早已涂抹得面目全非。

困意袭来时，冰凉的被窝愈发显得寒冷。蜷缩在里面，哆哆嗦嗦很长时间才有一丝暖意。慈祥的母亲常常提前用火盆子和被弓子将被窝烤暖。被弓子大都是用白蜡条或紫藤槐条编制而成，呈半球形，高二三尺，下无底，上有直径约三四十厘米长的圆口。母亲先将火盆子放在床铺的中间，然后罩上被弓子，破旧的棉被严严实实地覆在上面，掖紧四个被角。几分钟工夫，里面就温暖如春。钻进被窝，眨眼间就进入了香甜的梦乡。

雪后的清晨，太阳光亮得刺眼，早起引燃炉子的几户人家，低矮的草屋顶上就有浓烟与热气弥漫着。路南一家家的屋檐下，凝结的冰凌一根根地垂挂着，不怕冷的孩子们总是打下一根，含在嘴里咬得咯吱咯吱响……

晴朗的天空下，老黄狗陪我一同来到野外。那绵绵的白雪装饰着世界，天地之间浑然一色。白茫茫的原野一片沉寂，偶尔起落的鸟雀把树枝上的积雪都震落了下来。狗儿似乎也被这雪的景致所感染，不停地撒着欢儿，雪地上留下一串串的脚印，如朵朵盛开的白梅；而随着狗儿的跑动，又不停地绽放着。

有时，也像鲁迅先生在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中写的那样捉麻雀。只不过用的是草苦子，而不是竹筛。取一根直且长的木棍，担起草苦子的一端，下面用短棒支起，细长的绳子被牵引到屋内，虚掩了门，耐心地从门缝中观望者。警惕的麻雀先是在草苦子旁边一阵察看，然后急速地啄几下谷粒，反复几次。这些小家伙终究抵挡不住食物的诱惑，慢慢地就移到了草苦子中央，一只、两只、三只……十多只的时候，猛用力将绳子一拉，便成功了。

无雪的日子，本很失落，因为有了这温暖的儿时记忆，便感到几分欣慰和满足，这冬日也就不那么无趣了。

本版投稿邮箱：
 qlwbxujing@sina.com